



2012年
中国武侠小说精选

傲月寒 选编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年 中国武侠小说精选

傲月寒 选编



1030876



T1030876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2 年中国武侠小说精选 / 傲月寒 选编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1

(2012 年选系列丛书)

ISBN 978—7—5354—6283—1

I. 2… II. 傲… III. 侠义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2916 号

责任编辑: 胡兰兰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力志文化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2.3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26 千字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 MULU

聂神通	赵晨光	1
哈七爷	慕容无言	45
量心尺	杨叛	98
唐门末裔	唐缺	109
鬼啸刀	张敛秋	142
人间铁	李亮	181
任飘摇	扶兰	189
风吹不散长恨花	鼠七里	232
地火·孙红茶	八刀红茶	297
任侠何惧英雄怒	闲晴	323

聂神通

赵晨光

民国元年（公元 1912 年），可真是个不同寻常的年头儿。

革命党造了反，小皇帝下了台。辫子不要了改成短发，作揖不成偏要握手。最奇的是连皇帝也没了，变成了什么大总统。旗人们没了钱粮，满北京的黄带子、红带子也不再是天潢贵胄。

这还没完，原本当大总统的是孙文，不知怎么又变成了袁世凯，又是兵变又是行刺，偌大个中国好似一锅沸水，就没有不冒泡的时候。

这么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年头，竟还有一块地方发展得热热闹闹，仿佛寄生于海上的绚丽花朵——那是上海，租界。

租界里名人不少，其中有一位名医，正是在民国元年的时候声名鹊起。此人姓聂，以金针医人，有“一针活死人，三针肉白骨”之称，被医好的病人便送了他一个“金针神医”的绰号。又因其医术高明，时人不呼其名，而称其为“聂神通”。

六月里，午后，鸣蝉声声。

两个青年走在法租界的路上，左边一个男子中等身材，面目蔼然；右边一个却是个粗眉大眼的姑娘，神态率真，有一种勃勃的英气，与时下一般女子大不相同，只可惜一条腿是瘸的，拄着一根拐杖。

天气热，两人的领口都被浸湿了一大圈，几辆黄包车从两人身边经过，左边那青年冯远照便道：“季卿，不如雇一辆车子吧。”

季卿抿紧了唇，道：“不碍事。”

冯远照知道她性情倔强，便不多说，好在前方不远便可见一面招牌，上面写着“金针神医聂”的字号，心里松了一口气。

二人进入诊所，均有些惊讶，原来这里面的布置与一般医家并不相同，一堂半新不旧的红木家具，墙上挂着商务印书馆的石印仕女图，桌上又陈列着鲜花。五六个人坐在太师椅上等待，不似来看病，倒像是来做

客的。

冯远照见右侧下首还有一张椅子空着，便先安置季卿坐下。只见一个人笑容可掬地上前，招呼道：“您是来看病的？”却是一口极清脆流利的北京话。大热的天，这人却穿了一身粗花呢西装，最时新的式样，熨烫得一丝不苟，身上挂了副大茶晶的墨镜，是个举止漂亮、衣着讲究的外场人物。再看他模样，却是形销骨立，一脸病容，穿得这般多，脸上却一滴汗也没有，嘴唇全无血色，颇有些疹人。

冯远照心里不由得打起了小鼓，暗想：这金针神医自己看上去就是一身病，可怎么治人？但口里还是说：“原是这位姑娘患有腿疾……”

那人摇一摇手：“这可不干我的事。”说着那人递了一个号码牌过来，又拖了把椅子，笑道，“您坐，叫到您这号时就进去，小姓罗，有什么事就招呼我。”

原来这人并不是聂神通，冯远照略放了些心，转念一想还是不对，这聂神通连自己身边的人都治不好，还叫什么神医？冯远照不由得心下犹疑。就在这时，又一个声音道：“先生，请喝茶。”

那是十分婉转悦耳的苏白，冯远照虽听不大懂，也觉熨帖，欣然道：“多谢。”伸手欲接，却见面前站的是个满面皱纹、腰弯背弓的老翁，吓得手一抖，险些把茶碗摔了下去。

季卿忍不住笑出声来：“你没听过苏白？”原来苏白最是柔软动听，纵是老翁老妪，说来依旧悦耳。但冯远照是北方人，哪里知道这个。

冯远照抓一抓头：“我这还是第一次来南方，叫你笑话了。”

季卿笑道：“弗要紧。”这一声却是十分婉转的苏州口音，为她平添三分温柔。冯远照奇道：“咦，原来你也会说。”

季卿道：“我就是苏州人，怎么不会说？”自来苏州女子多是娇小温柔，少有如此飒爽英姿者，难怪冯远照没有看出来。那罗姓招待员招呼过新到的一位病人，又笑嘻嘻地走过来：“真巧，我们这里的大夫，也是苏州人。”

冯远照“哦”了一声：“那可巧了。”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只觉满口清香，不知是什么茶叶，却听季卿叹道：“这是梅家坞龙井，好几年没有喝到了。”

冯远照赞道：“真了不得，你还没喝，单凭气味就能闻出是什么。”转念又一想：单是招待客人的茶叶就如此讲究，这聂神通多半还是有些本事

的，不然如何维持这般排场？他偷偷向坐在自己上首的一个人问道：“老兄，这聂神医本事究竟如何，你可知道？”

那人瞠目看他，“啊啊”地比画了两下，又指指自己耳朵，原来是个聋子。

冯远照自己也好笑，季卿沉声道：“既来之，则安之，且看就是了。”

冯远照叹道：“季卿，这明明是为你看病，你倒不紧不慢。”

季卿却沉了声音：“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冯远照只好摇头。

说话间，那耳聋之人也走了进去，未及一刻，那人便已经出来。冯远照大是诧异，试着叫了一声：“老兄？”

那人转过头来，满面笑容地问：“何事？”冯远照大是震惊。那罗姓招待员坐在前面，喝着盖碗茶，饶有兴趣地看着两人。

眼见下一个就是季卿，冯远照拿起号码牌，正准备扶她进入，忽听“砰”的一声，一名彪形大汉踹门而入，喝道：“哪一个聂神通？”

这大汉身高八尺，生得十分雄健，最奇的是他还有一条辫子盘在头顶。是时民国初立，剪发风起，上海滩上甚至有人纠集了“剪辫队”，看到有人还留着辫子，便冲上前“咔嚓”一剪子了事。但见这大汉的魁梧模样，把他制住剪辫可绝非易事。

那罗姓招待员笑嘻嘻地站起身：“您好，请坐，喝点什么？”

那大汉握紧了两个铜锤大的拳头，向他晃了一晃：“你就是那聂神通？原来是个痲病鬼！”拳风到处，那罗姓招待员额前的短发都被带得飘起。他连忙摇手：“慢来，慢来！我姓罗，可不姓聂！”

那大汉闻言，忙把拳头收回：“我来找那姓聂的比武，你让开！”

从前医武不分家，医者懂些武艺也是常事。那罗姓招待员不紧不慢地道：“你打架不要紧，这些病人怎么办？”

那大汉似是没想到这一点，他抓一抓头皮，正在思量，却听里面传来一个极沙哑的声音：“罗十三，叫那人滚进来！”

那大汉大怒：“你小子骂谁！”一掀帘子便走了进去。

罗十三若无其事地喝了口茶，冯远照见状不妙，忙道：“这位罗先生，我们今天还看不看？”

罗十三笑道：“为何不看？”

“可是这……”都打起来了，这还能看吗？

却听那大汉进去不久，内里便声响不绝，时而又肉体撞到重物上的沉浊声响，听得人心惊肉跳。

季卿虽是个女子，性子却较男子更冲，一听到声响，扶着椅子把手便要起身，冯远照忙道：“你要做什么？坐下坐下。”

季卿道：“总不能看着那聂大夫被人打死。”

冯远照唉声叹气：“你这样子，如何能去？”

二人正在争执，却听一声重响，有人从里面被扔了出来，竟是那魁梧大汉。先前那大汉好一番气概，而今却是狼狈得很。厅内众人皆是惊讶，眼见那大汉被丢到地上后一动不动，也不知道是生还是死。纵是他上门挑衅，这手也未免下得太重。

罗十三不干了，一放茶杯，朝着里面嚷道：“老聂，你太过分了！这么大一个人，我可拖不动，放这儿算什么？你自己赶快出来弄走！”

里面那人不咸不淡道：“自有人弄走，用得着你操心？”

罗十三眉一挑：“老聂，你说话客气点会死啊！我跟你……”就在此时，两个巡捕一推门走了进来，吆喝道：“发生什么事了？”看一眼里面紧闭的房门，又叫道，“聂大夫，您没事吧？”

罗十三笑道：“大事没有，小事倒有一桩。这里有人，要劳烦您二位搬到外面的树阴底下去。”说着，塞了点东西在打头的巡捕手里。

那人脸上都笑开了花：“罗先生真客气，您是聂大夫的人，说一句咱们不还是得听着？”手却紧紧地攥了。巡捕二人一个抬头，一个抬脚，把那大汉抬了出去。

这两人对聂神通居然甚是恭敬。季卿眉头便是一皱。

眼见这几人出去了，冯远照暗想这次总该到季卿了吧，却听竹帘响动，一个女子走了出来。

那女子年纪很轻，衣缘上绣了半个巴掌宽的西洋彩色花边，系一条闪光缎的裙子，一走一亮，夺人眼目。头上绾着一个蝴蝶髻，鬓边戴了副珠花，那珍珠都有黄豆大小。这一身装束虽是十分华丽，那女子的容貌却是雅致如仙。

她行了一个礼，娇滴滴地道：“还请各位稍候片刻，老爷再为大家诊治。”吴依软语，听着让人直舒服到骨头里。

冯远照思量，多半是方才打斗，须得整理一番，便道：“好。”

这女子便又施了一礼，走回里面。冯远照向罗十三问道：“不知这位是何人？”

罗十三笑道：“这一位，乃是我们聂大夫的如夫人。”如夫人者，姨太太也。季卿在一边听了，眉头不由得更加紧皱起来。

这一等可等了好久，众人正在诧异，却闻到一种细微的香气从里面散发出来，竟是鸦片烟的味道！原来这聂大夫不是整理诊室，而是抽鸦片烟过瘾去了！季卿大怒：“不看了！”扶着桌子就要起身。

冯远照知道她脾气，忙道：“等等！”却听季卿道：“他的医术如何暂且不说，这个人与巡捕房勾搭一气、抽鸦片烟、养姨太太。这样腐朽的一个人，我不用他看诊！”

冯远照又好气又好笑：“季卿，你脾气怎么还是这样。若是与人交往合作，自然要判断他的品行，现今是看病，你且管他是什么人呢？”

罗十三也走了过来：“二位，到你们的号了。请先交大洋五元。”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冯远照从身上拿出银钱，递到罗十三手里，罗十三掂掂重量一乐，引着季卿便往里走。

钱都付了，季卿只得跟着两人走进内室。却见这里面布置得更为简洁，房间里最显眼的却是一张红木烟榻，上面还摆着根象牙镶翠的烟枪。一个穿黑华丝葛长衫的人背着手站在窗边，背影极瘦削，嶙峋如山石，但一双手却生得又白又细，手指甚长，腕骨突出。

罗十三先扶着季卿坐下，笑着招呼了一声：“老聂，病人来了！”

那人转过身来，冯远照见这人生了一双极厉的眼睛，仿佛黑夜里骤然擦亮的洋火一般，目光灼灼，令人无法遁形。正要招呼，却觉身边的季卿一颤，声音轻微地道了一声：“大、大哥？”

大哥？！

第一个呆住的是冯远照，他和季卿相识数年，从未听说她有一个兄长，何况这一个姓聂一个姓季，从何论来？

那美貌女子提了一个红漆盒子刚刚进门，听得这声也不由得一怔，手中的盒子险些掉到地上。偏偏这里还有个唯恐天下不乱的罗十三，一拍手笑出声来：“哎哟，老聂，兄妹喜相逢啊！”

聂神通面上没什么表情，居高临下瞟了一眼：“原来是阿黑头。”众目睽睽之下，竟被提到自己幼时的乳名，纵是季卿，脸也不由得一红，却仍

答道：“是我。大哥……”

话犹未完，聂神通却打断了她：“罗十三，诊费付完了？”

罗十三一怔，随即笑道：“这个自然，五元诊费已经交纳。”

聂神通哼了一声：“把规矩跟他们说说。”

这态度实在不像一家人相逢时的言语，季卿空有一肚子话，却半个字也说不出，只听罗十三侃侃而谈：“先前五元，乃是初次看诊的费用，之后若施针一次，须得另行交纳五元。若是疑难杂症，诊费另算。”

冯远照听得一愣一愣，忙道：“且等等，你不是季卿的兄长么？”

罗十三看一眼聂神通的表情，便笑嘻嘻道：“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冯远照并非付不起诊费，但这聂神通的态度委实奇怪，正要再问，却听季卿道：“既如此，那便请看诊。”

正主都开了口，冯远照自是没有异议，便道：“季卿是一条腿被枪弹伤了，后来又未曾好好养伤，到今天一条腿全然动弹不得，想请聂大夫看看有没有医治的办法。”

一个女子被枪弹打伤，也是件奇事，但聂神通面上全无诧异，只“嗯”了一声，走到季卿身前，打量了两眼，忽地一伸手，拎着季卿的衣领子，仿佛提一只猫一般把季卿直拎了起来。冯远照吓了一跳，忙道：“你要做什么？”

聂神通全不理他，高高举起，却是轻轻放下。他把季卿放到那张红木烟榻上，冯远照猜想他是要开始看诊，想自己一个男子留在这里恐有不便，正要离开。却见聂神通并未查视伤处，而是先行诊脉，且足足诊了一刻钟之久，诊完左手诊右手，诊完右手诊左手，随后沉吟良久不语。

冯远照忙道：“枪弹是从膝盖上方穿进去的。”

聂神通冷冷看了他一眼，慢慢道：“看这架势，你打算替我看诊？”

冯远照忙道不敢。

聂神通冷笑道：“说是不敢，却在这里指指点点。我看你不是不敢，是敢得很啊！你若会说会看，便自己看，来我这里做什么！”

可怜冯远照也是个人物，却被吓得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聂神通又哼了一声，那美貌女子忙把红漆盒子递过来，又拿过一条洁白的绢帕，上面浸了消毒药水，替聂神通擦拭双手，仿佛一个助手模样。冯远照不由得诧异，因这本是外国的消毒法子，未想一个中医却也使用。

消毒之后，那美貌女子又拿过绢帕，侍立一旁。聂神通掀开盒盖，里

面是大红的天鹅绒，衬了一排光芒耀眼的金针，总共有十几枚，长的一尺有余，短的也有两三寸。

他从中选了一根六寸余长的金针出来，手上施力，将那枚金针绕在左手手指之上，随后伸直，眯眼看了一看，如是三遍，方才将金针衔在口中，左手拇指用力，一指点到季卿伤处右侧。

季卿自这条腿出事以来，一直是全无知觉。未想聂神通这一指下去，竟然感觉到一股温暖气息自所点之处升腾而起，不由得又惊又喜，刚要开口，聂神通取针在手，隔着衣衫一针已经刺了下去。

这一针下得极慢，季卿觉得有一股灼热的力道，随着针入缓缓而生，比先前的暖流力道更甚。刺入之处又麻又痒，聂神通不时还捻动一下针尾，那滋味更甚。但季卿一条腿初有知觉，再难受也都忍了下去。

待到金针刺入三分之二时，聂神通便停了下来。那股灼热气流便在季卿腿内窜动，速度又极慢，难受至极，却躲避不开。

聂神通不再动作，只闭了眼睛，似在养神。季卿咬牙硬挺，但到后来实在挺不下来，豆大的汗珠从前额上直落下来，就在这时，聂神通忽地睁眼，双目之间似有神光离合，伸指到针尾之上，轻轻一弹。

一弹之下，金针颤动不已，季卿只觉腿内麻痒再难忍受，忍不住用力一挣，红木烟榻被踹得“咚”一声响。冯远照大喜：“你能动了？”

季卿惊喜过甚，反倒说不出话来。聂神通慢慢拔出金针，收进盒子：“再用两次针，就能走了，这几天别乱动。”

季卿试着下床，却发现这条腿虽然有了知觉，也能简单动作一二，但若如常人一般行动，却还不能。聂神通已转过身去，冷淡道：“你可以住下。”说完看了罗十三一眼。

罗十三甚是乖觉，笑将两人领了出来，又笑道：“下一位病人。”

“你可以住下”的意思便是能住下的只是季卿一人。冯远照这次来到上海本有要事，带季卿前来看病原是私下，本也踌躇如何安置她，如今季卿遇到好大夫，又是她兄长，实是再好不过。但看这兄妹二人实在奇怪，聂远照还是要先问个究竟。

季卿叹道：“冯兄，过去隐瞒了许久，着实抱歉。我本不姓季，姓聂，原名聂季卿。”

冯远照道：“我党中，抛弃原来名姓的也不在少数。这是小事，但你

这兄长……”

聂季卿叹了一口气，便讲述了自己身世。

原来聂季卿出身于一个官宦之家，上面本有三个兄长，却夭折了两个，只余下长她十岁的长兄聂隽然和她两人。

聂隽然自小与众不同，他不好庶务，不爱做官，偏是酷爱武技杂学，二十二岁那年跟着一个老和尚拜师学艺，一走就是杳无音信。

又过几年，聂季卿父母双亡，这时革命浪潮已遍及天下，她深受革命精神的感染，便加入革命党，投身革命事业，再未归家。未想时隔多年，兄妹二人竟然在此处意外相逢。

“兄长不过个性冷淡，这没有什么关系的。”聂季卿道。其实她虽这般说，心里实无把握，就是幼时，她与这位年长自己许多、性子古怪的兄长相处也不多。

冯远照虽听她如此说，依旧放心不下，他将身上的银钱取出大半，思量一番，连手上一个金戒指也摘下来，一并递到聂季卿手里：“虽是住在自己兄长家，有钱傍身也是好的。你自己要多多留意，我……”

钱还是小事，戒指的情意却尤其深重，两人相识数载，聂季卿如何不知道他的心意？心下感动，一时无法言语，便握了一握冯远照的手：“多谢你。”

冯远照凝望她双眸：“千万小心。待我办完公事，便来接你。”

正说到这里，先前那美貌女子姗姗走来，微笑道：“四小姐，请随我来。”

冯远照道：“还要劳烦聂夫人多多照顾。”

那美貌女子忙道：“这称呼可万不敢当。四小姐是老爷的妹妹，定会好好照看的，先生还请放心。”

冯远照又嘱托许多话，这才离去。聂季卿见那女子丽色夺人，言语温柔，颇有好感，便道：“嫂子，你叫我季卿就好。”

那女子一惊，急忙道：“四小姐莫这样说，我姓董，名庭兰，小姐叫我名字就好。”

季卿一乐：“那我们互称名字好不好？”

董庭兰十分犹豫，却挡不住聂季卿坚持，只得勉强应了。聂季卿心里嘀咕，这样一个好女子，怎么偏偏是大哥的……唉！

两人穿过一道狭窄走廊，来到诊所后面一个房间里。

这房间不大，陈设得十分干净，一张小铁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搭了一张鲜红的绒线毯子，旁边的书架堆了满满的书，看来这里本是一间书房。

董庭兰先安置聂季卿坐下，返身出门，不一会儿又抱了一叠衣服进来，件件料子柔软，色彩鲜丽。“这些本是我前段时间做的衣服，我也没怎么穿过，请莫要嫌弃，过两日再裁新衣。”她虽然应了不叫聂季卿“四小姐”，却无论如何也不肯直接称季卿名字。

聂季卿忙道：“这些就很好，多谢庭兰姐。”

董庭兰微微一笑，又打了热水，捧了凉茶和点心过来。董庭兰亲手帮助聂季卿净面换衣，一派温柔款款，十分周到。

聂季卿有些不好意思：“多谢你。”想了想又问，“庭兰姐，大哥呢？”

董庭兰道：“他在前面看诊。”又有些歉意地说，“他看诊的时候，不准别人打扰。”

聂季卿想到被说得不敢搭腔的冯远照，心中了然，笑道：“没关系。”

董庭兰还有许多事情要忙，安置完聂季卿之后便先行离开。

聂季卿一人留在房间中，闲来无事，便翻看书架上的书籍，却见多是医书，其余的几本也都是纸质暗黄，似乎是古书，不知有了多少年头。

她把抽出的书本又一一放回去，这书房虽小，却甚是凉快，她拿过凉茶自斟自饮，不知不觉中，手里还握着只空茶杯，竟然睡着了。

这一觉睡了良久，醒来时，窗外已然繁星点点。

有人笃笃敲门，季卿披衣起身，问道：“是谁？”

一个极柔软的声音响起：“是我。”却是董庭兰托着个红漆托盘，送来了晚饭。

四菜一汤均是精洁美味，聂季卿吃得风卷残云，全无仪态，赞道：“庭兰姐，你手艺可真好。”

董庭兰抿嘴轻轻一笑：“我哪里会做饭，这都是你大哥做的。”

“什么？”聂季卿大吃一惊。君子远庖厨，幼时可不记得自己那位阴阳怪气的大哥有这个本事。她忍不住又问：“那大哥呢？”

“他在房中看医书。”董庭兰微微垂头。

自己的亲生妹妹十年未见，初次相逢，居然还躲在房中看医书？这真是奇哉怪也。董庭兰擅于察言观色，忙道：“想必是他有些疑难问题，待

明日必定会来看你的。”她又着意安慰聂季卿一番，陪她说了半天的话。

与嫡亲兄长见面这第一晚，聂季卿彻夜难眠。白日里睡了许多是其一，这兄长的态度，却也令她心中不甚乐意。

直到三更左右，静夜之中，她忽然听到“嗒”的一声响，声极轻，却令她一个激灵，霎时坐了起来。

若是旁人，绝分辨不出那是什么声音。聂季卿虽是女子，却是实打实的中过枪弹，上过战场，一听便可知，这明明是手枪上膛的声音！

这是什么人！她心中警铃大作，拄了拐杖小心翼翼起身，也不点灯，只静悄悄地将窗子推开一条缝，向外张望。

月色如银，外面那条狭窄走廊的尽头站了名穿西装的男子，他手中拿了把手枪，却似乎并没上子弹，只是一次次地抬高手臂，仿佛是在练习射击，又仿佛只是拿着那把手枪，与它亲近，与它熟悉。

单从他的姿势便可看出，那是个极其了解枪支的人。月亮的影子投射在他的脸上，一双眼深重得摄人心魄，面容却苍白如镜。

那是罗十三。

在医馆里，聂季卿一连住了三天。董庭兰将她的生活打理得十分周到，但聂隽然始终未曾露面，倘若问到，不是在看诊，就是有事，并不见他对这个妹妹有何关心。

聂隽然没来，罗十三倒是来了。煞白的脸没什么起色，穿得依旧时式，还打了个十分招摇的玫瑰紫领结，笑容可掬，全不见那一晚的模样。说是怕她无聊，罗十三又递来几本花纸头的最新小说。聂季卿哪里看这个，苦笑着问：“有报纸么？”

罗十三笑道：“什么报纸，最近的消息无非是那几个，新大总统椅子坐不牢，找旧大总统垫椅子，还有什么。”

“旧大总统”是指孙中山，“新大总统”是说袁世凯，这时袁世凯就位未久，手中权力尚且有限，因此有意邀请孙中山北上，名为共商国家大计，实则寻求孙中山支持。

这两句话说得又准又狠，要知冯远照此次来南方，目的并非上海，而是南京，正是为了筹备孙中山进京一事。

聂季卿听得一惊，忙道：“你不要胡说。眼下民族主义革命已经成功，孙先生说，民权主义交给袁世凯去做也未尝不可，而他则想致力于民生主

义，做一番实事。”

罗十三嗤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且等着吧。”

聂季卿听他言语，显是对当前时事十分了解，心中不由得诧异。微风吹入，卷起那几本花纸头的扉页，上面龙飞凤舞地勾勒了一个名字，聂季卿一眼扫过，忽地一惊。这名字，怎的如此眼熟？

想到罗十三这人对时事的洞悉，对手枪的熟稔，聂季卿越想越觉得自己所料不差，然而看到面前他一副泰然自若的吊儿郎当模样，心里却又有些怀疑，便忍不住开口问道：“罗先生，有一个人，不知道你是否听过。这位先生也姓罗，听说本是个黄带子（即宗室子弟），却弃暗投明为革命党做事，一手好枪法，做下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在去年汉口的起义里，他单人独骑入城，是一位孤胆英雄……”

罗十三端了个茶杯正在喝茶，一口水直喷了出来。“是有这么个人。不过不是什么黄带子，也不姓爱新觉罗，更不算革命党，最多不过是帮朋友做了点事，手枪是用的。”他顿了一顿，语气略有黯然，“但与那等一枪能打死毒蛇的神枪手，却差远了。英雄？啊呸！”

聂季卿被他说得一怔，没想到他语气如此激烈，却见罗十三瞬间便恢复了一张笑脸：“聂小姐，你眼睛可真尖，在下正是罗觉蟾。”

这罗觉蟾，可也真是位奇人。他身上流着一半爱新觉罗的血，结交的却是革命党的朋友；他帮革命党做了许多大事，自己却无论如何也不肯入革命党。民国建立，此人便销声匿迹，聂季卿也只是听过他的声名。谁承想，这样一个人，竟然隐居在上海滩租界的一个医馆里！

聂季卿正要询问，却见罗觉蟾施施然端起茶杯，离开了房间。

又过了两天，聂隽然终于拨冗来看了下自己这个妹妹。

说是看望，其实应该说是号脉。此次号脉时间甚短，聂隽然放下她的手，点一点头：“看样子残废不了。”

这句话不像关怀，更像讽刺。聂季卿一时都不知怎么回答，却见聂隽然点燃一支象牙烟管，慢条斯理地又问：“这几年，听说你在外面当革命党？”

聂季卿道：“是。父母过世后，我便入了同盟会，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话还没说完，就见聂隽然挥一挥手：“我最不耐烦听这些事，你要谈国家大事，找别人去说。”

聂季卿被堵得张口结舌，却听聂隽然又道：“那天陪你来的那个小子，和你是什么关系？未婚夫？”

聂季卿虽然是个文明女子，也不免脸红，羞怒道：“他只是我党一个同志！因我受了伤，才送我来此看病的！”

其实她与冯远照相处几年，二人之间虽未挑明，却颇有情愫，但当着兄长，却无论如何不好承认。

聂隽然皱了皱眉：“什么我党，跟我可没什么关系。”

聂季卿心想，我说的本来就是“我党”，又不是“你党”。却听聂隽然又问：“你是怎么挨的枪子儿啊？”

比起前面几句话，这句话多少还像个关心的意思，但那口气阴阳怪气，似乎聂季卿中弹，乃是一件十分丢人笨拙之事。聂季卿心中不愉至极，冲口而出：“你又是怎么抽上了鸦片烟，怎么养姨太太，怎么和巡捕房一气，又十年没有回家！”

这几句话又急又冲，聂隽然本是好整以暇地等着她开口，没想却是等到了这么几句，一双浓黑的眉霎时皱了起来。

聂季卿一语既出，亦知唐突，思量着自己似乎不对，便缓和了口气又道：“大哥，别的暂且不说，那鸦片烟实在不是个好东西，你既然从医，更应该晓得它的害处，还是尽早戒了吧！”

聂隽然慢慢松开眉头，饶有趣味地看着她：“阿黑头，这几年你一个人在外面跑，只中了这么一枪？”

聂季卿不知他何意，茫然点了点头。

“就你这脾气，怎么没在外面给人打死啊？”聂隽然冷笑着丢下这么一句话，一甩袖子出去了，扎得聂季卿半天说不出话来。

兄妹这一场对谈不欢而散。次日聂隽然再次为她施针，二人之间气氛犹是僵硬，一语皆无。幸而这次施针之后，聂季卿便能行走了。虽不如常人一般健步如飞，较之以前却也有了极大进步。

罗觉蟾在一旁笑道：“老聂，不要总摆一张棺材脸。聂小姐好不容易来次上海，你也不带她出去转转。”

聂隽然慢慢擦拭着金针，冷冷抛来一句：“要去你去，我没有带孩子看西洋景的习惯。”

罗觉蟾笑嘻嘻道：“那成，我就带人出去了啦！”又笑道，“聂小姐，

恭喜你康复，我带你去吃饭，保证你连舌头也一起吞下去！”

自从得知罗觉蟾身份后，聂季卿对他亦是颇感兴趣，听了聂隽然那句话又是火大，便道：“好，我和你去。”说完她也不理聂隽然，便走了出去。

这罗觉蟾对上海似是颇为熟悉，他带着聂季卿东绕西拐，穿过一条弄堂，来到一家小饭馆里。两人落座，罗觉蟾别的不要，先道：“来一份狮子头！要白烧不要红烧。”随后才点了几个小菜。

这狮子头上不了酒席，不算是正经大菜，没想到吃到口里却大是不同，真正是嫩香腴润、油而不腻。聂季卿从小也是官宦人家长大的，却也没吃过这样的好菜。

罗觉蟾甚是得意：“这狮子头虽普通，可是大有讲究的。先说选肉，那就一定得是肋条肉，前后腿肉都不能用。切时要耐心，剁的时候几刀就成，这个就叫做‘细切粗斩’。最忌讳那等厨师，拿了把菜刀不分粗细一阵乱剁，自以为刀功多怎么了得，其实那精华都被他剁没了！煨的时候，要加干贝、冬菇、毛豆、冬笋一起煨。有人好吃什么红烧狮子头，那又不对，真正的吃客要的是白烧，加酱油的话，垫底的菜芯总带点酱酸味，就落了下乘……”

他滔滔不绝地一套说下来，听得聂季卿一怔一怔。等他好不容易住了口，聂季卿终于有机会问道：“罗先生，您研究这个做什么？”

罗觉蟾笑道：“民以食为天嘛。”

这话似乎有理，但聂季卿总觉得哪里不对，她又道：“罗先生，您是立过大功的人，如今革命已然成功，正是做一番事业的时候，您怎么留在这里？”这几日她也曾留意，发现这罗觉蟾在医馆里地位甚是特别，主不似主，客不似客，每日里不过是招待些病人，他却似乐在其中。

罗觉蟾笑道：“治病。这不是天大的事儿？身体不好，还干什么事业？”这话自然是歪理，聂季卿一时却又找不出什么理由辩驳，又问：“那您和我大哥是怎么认识的？”

罗觉蟾眼神微微一暗，随即笑道：“我是他的病人。”

难怪他脸色如此之差，但聂隽然医术高明如此，却还没治好罗觉蟾身上的病，却也奇怪。聂季卿又要询问，却听罗觉蟾又问道：“我看你和老聂也不怎么熟，你们兄妹多久没见了？”

聂季卿答道：“十年，十年前大哥离家……”